

沙場二十年 (三)

楊森

太太多了易滋誤會

普天之下，多妻的男人到處皆有，回教和基督教教門教徒，甚至把多妻作爲教規。中國人三妻四妾委實不算稀奇，就算當年平江，太太比我多的一定大有人在。然而由於一些報章雜誌的渲染附會，彷彿我太太多特別出名，我一到平江的時候，連鄉下人都聽說楊總司令的太太多得很。有一次我召開高級軍官會議，開完會我請我部下吃飯，通知上註明歡迎携眷參加。因此那一天聚餐開了二十多桌酒席，司令部裏擺不下，我吩咐乾脆擇在大壩子上。

我本來帶了一位太太住在平江，照料我的生活起居。聚餐那天因爲重慶家裏有事，我叫她回去看看。於是我雖然有好幾位太太，但是當天却成了孤家寡人一個。

開飯的時候，二十多位高級軍官的太太應邀而來，她們個個燙頭髮、穿旗袍，年輕漂亮，打扮入時。平江地方風氣蔽塞，平時那裏見過這麼

許多摩登貴婦？於是附近的老百姓一下子轟動了起來，我們在大壩子上喝酒吃飯，他們就站在周圍看熱鬧，指手劃腳，品頭論足，悄聲的在議論紛紛：

「哎呀，總司令有二十多個太太啊！」
「個個都那麼年輕，好漂亮哇！」

我被他們說得面紅耳赤，啼笑皆非，又不便公然的去向他們解釋：

「你們真弄錯了，這些都不是我的太太。她們是在座各位軍師長、參謀長、什麼長的夫人呀。」

平江女人，通常穿的都是短衣長褲，很少見過旗袍洋裝。因此她們對於這些貴婦人的裝束，也動了好奇之心。我們在席上談笑，衛士却發現有些小孩子到桌子底下，由下而上，偷看那些太太們的大腿。衛士們又好氣又好笑，把他們抓出來問：

「你們這是幹什麼呀？」
小孩子也不駭怕，眼睛骨碌碌的轉着，好像

還蠻有道理的抗聲回答：

「是我姆媽叫我來看的，她說楊總司令的太太裏面都不穿褲子！」

童言無忌，拿他沒法，然而當時大家的那一份窘，簡直無法形容。四週圍的老百姓，却是大聲開笑，四散跑了。

新壩河是中日兩軍對峙的最前線，兩岸各有一段空隙，即所謂的緩衝地帶。休戰時間久了，這些地方就成了兩不管的地區。有許多地痞流氓，三教九流的人物，趁此機會開起妓院賭場來。我明知道有這種情形存在，但却故意不聞不問，因爲我正要利用它們。

我派了一些精明強幹的高級人員，化妝成老百姓，也到那真空地帶去開設賭場漸漸的利用賭場妓院收集敵方的情報，同時暗中嚴密監視，不使我方的秘密外洩。趁敵人警戒鬆弛的時候，更進而夜間派出諜報員斥埃隊，深入敵後活動。這一個辦法很收效，日軍前線的一舉一動，都逃不過我們的耳目。

休戰並不是停戰，我隨時提高警覺，防備敵軍來犯。而且爲對付時刻都會來臨的第二次長沙攻防戰，我必需事前多下準備工夫。第一次長沙大捷以後我便想到我們的彈藥糧秣存置地點，必須秘密隱藏，同時將部隊偽裝潛伏的辦法仍然可行。對這兩項工作，我是經常都在注意着的。此外，我更深思熟慮，推斷敵人未來的進攻路線，及其行軍途徑，然後親自率領高級軍官，到處查勘地形，了解地理環境。

磨勵以須，嚴陣而待，可以說是我們駐防平江時，戰時生活最重要之一面。

二次大捷橫他一下子

民國三十年八月，大戰又起，這是日本軍閥爲了配合他們的南侵戰略，企圖一舉打通粵漢鐵路，將國軍驅入黔桂。因此這一場激戰，等於是他們在太平洋上發動攻勢的起點。

敵軍來攻聲勢非常浩大，空中有敵機竟日監視，我們的一動一靜，隨時可由偵察機電告他們的指揮部。這一來使我們的調動佈防大感困難，我迫於無奈，只好將部隊儘量扮成老百姓，避免敵機的注意。

長沙二次會戰，敵軍主帥換了阿南惟畿大將，這是一次近代化的立體戰爭，出動的敵軍，遠較第一次長沙會戰爲多，爲精銳，爲齊全。戰略方面，當然他們也有了新的部署。

阿南惟畿統率的大軍，以兵種來分，約爲：

一、海軍：軍艦，二十餘艘。汽艇，二百餘隻。

二、空軍：戰鬥機一百二十架。

三、陸軍：十二萬人。

九月七日，大戰爆發，日軍沿鄂南狹長平原，正面南下，他們鑒於前次我軍破壞道路，使他們大部隊時陷泥淖，運輸不便的教訓。這一回，他們加強配置工兵，沿途修橋補路，架設橋樑。七日進攻大雲山，友軍失利，自此以下，大軍一路後退，我請他們繞道退往後方。

大戰初起，扼守新牆河的二十軍，奉到薛岳長官命令，與敵機動作戰，儘量使敵人消耗兵力，然後伺機撤退，誘敵深入。

照戰略上說，二十軍既然是一支誘兵，隨時可以相機後撤，對於沿新牆河南岸的防線，並無死守的必要。但是我部官兵打慣了硬仗，只要遭遇敵人，總是纏鬥不休。一聽到撤退或轉進，人人都認爲奇恥大辱。就由於部隊裏普遍存在的這一種心理觀念，漢域和幹才在新牆河畔足足守了十天，九月八日敵軍開始攻擊，十七日，二十軍方始由於後方一再發出嚴厲的電令而撤守。

日軍發動攻勢的時候，正值秋收過後，稻子割了，水田乾涸，湖北平原，成了一望無涯的荒野，沒有隱蔽，毫無遮擋，敵軍以大規模的機械化部隊前驅，空中有敵機掩護，坦克車就像淨淨巨獸，排列成行，吐出槍砲毒氣，連綿不盡的地平線上出現。步兵在坦克車後頭，步步爲營，他們全是侵華日軍的精銳。

經過了兩年的積極備戰，敵軍的武器推陳出新，威力更猛，重砲響了，它們在若干里外，像兩點般密集射擊我們的陣線，辛辛苦苦構築的工

事，轉眼間煙消塵滅。弟兄們趕緊用手捂住耳朵，相顧愕然，世界上真有這麼凶狠的大砲。

粵漢鐵路沿線，地勢高亢而平坦，正適合大部隊進軍，日本人整師進發，悍然不顧我軍的反擊，重坦克開始噴火，接着是重機槍，輕機槍，甚至榴彈自動步槍和手榴彈。火力太強，我們的弟兄在戰壕中都感到空氣灼熱，莫說還擊，就是抬起頭來睜開眼睛都很難。

於是敵人的工兵開上來了，旁若無人的，一路修橋補路，填溝平土，好讓他們的大隊通過。我們咬牙切齒，想衝上去，殲滅他們，却是又怕自己的位置暴露，我們實在經不起鋼鐵的轟擊。

敵人通行的主要道路，和我的司令部，距離只有三千公尺，我們眼睜睜的望着他們過去，戰爭越是現代化，血肉就更敵不過火力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。當晚，全軍正在枕戈待旦，民衆組訓發生了功效，老百姓來報告敵人有一旅人，和一個砲兵團，夜間宿營在一個小鎮，距離長沙只有七八十華里，營地附近有一條乾涸的河床，他探聽清楚週圍只有少數的哨兵，因此他說：看情形大概可以作一次夜間襲擊。

我一聽那地點，就曉得頗有成功的把握。我十分興奮，立刻調兵遣將，並且指示他們應該如何下手。

我派兩旅人，埋伏在河床的對岸，月黑風高，秋聲瑟瑟，對於夜間襲擊，真是再理想也不過了，我挑選一批勇士，趁敵人正在熟睡，一連襲殺了幾個敵哨，越過河床，到他們的營盤裏去偷馬。

馬偷到手，立刻就拉到我們這邊來，這些日本人夜晚睡得真熟，一百多匹馬都拉過來了，人語馬嘶，方始把他們驚醒。我們的勇士乘着夜幕退却，埋伏在對岸的大軍，槍砲齊作，開始猛攻。

正面側面迂迴追擊

敵人倉卒應戰，黑夜中不辨方向，又不知道我們的兵力究竟有多少？火砲全無作用，那五六千人只好俯處在原地挨打，一面用機槍步槍還擊，我部弟兄白天裏的一肚皮悶氣，這時候正好化作槍林彈雨，猛烈的向敵人掃去。這二次長沙大會戰的頭一陣，敵人吃了很大的虧，傷亡總數共達一千餘人。

天快亮了，我們既已大有斬獲，唯恐日軍飛機坦克出動支援，當地毫無工事，沒有辦法固守，於是全師歡呼而返。

敵人軍需輜重，在這次夜襲中損失慘重，他們不敢再輕易前進，就在原地加強戒備，等了兩三天，一直等到後方的補充品送達，這才繼續向長沙推進。

從這一次夜襲獲勝，敵人不敢再目中無人，他們行軍的時候開始加強戒備，先派出騎兵，搜索所經道路的兩邊，附近村莊週圍，並且進入村莊內部，偵察仔細，確定果然沒有我軍的蹤跡，才敢通知大軍再往前進。由陣容浩蕩，一路勢如破竹，變成畏首畏尾，一步不敢亂走，這可以說完全是由於那次夜襲，把他們吓倒了的關係。

九月二十日以後，敵軍直薄長沙城下，佔據

岳麓山，佈置砲兵陣地，不分晝夜，猛烈的向城內轟擊，二十七日，他們在中國戰場，第一次使用傘兵，降落傘冉冉的自天而降，意圖騷擾我軍後方，這一支傘兵？為數不多，目標又顯著，被我軍包圍，全部擊斃，下午四時，日本皇軍衝進了長沙城，攻城戰中，他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。阿南惟畿還不知道，這僅僅是他們慘重傷亡的開始。

當阿南惟畿一心一意，猛攻長沙的時候，我所率領的第二十軍、第五十八軍和第四軍，已經在敵後將他們的交通線，通信網澈底破壞。與此同時，第四十七、七十二、七十四、七十九各軍，悄悄的從平江、瀏陽、株州各地，按照預定計劃，進入戰鬥位置。於是，大包的態勢全部完成，在長沙城裏和敵人巷戰的我軍，極其英勇的重整隊伍，來了一次前仆後繼，激烈拼鬥的反衝鋒，一舉而將敵人大隊逐出長沙城，岳麓山上的日軍砲兵陣地，至此又落我手。

敵人倉皇後撤，但是歸路已經被我截斷了，四個軍在正東，三個軍在東北再加上猛烈反攻的守城隊伍，三面合圍，經過三晝夜的血戰，終於驅使敵軍進入一個三角形的包圍圈，我方窮趕猛打，那一仗，敵人遺屍纍纍，精銳盡失，一直到九月卅日下午四時，方始突圍而出，向北面竄逃。

於是，所有我埋伏好的部隊，穿軍裝的，穿便服的，還有民間組訓好了的老百姓，一夕之間化為數萬大軍，根據我早先的計劃，佔住有利地形，突然一湧而出，恰好攔住了他們的去路。

日本人落入首尾受敵的大陷阱，驚惶失措，全軍被我們截成三段，向湖北通城方面潰逃，他們捨正路而不由，是恐怕我軍在粵漢路上埋伏有重兵，所以改向湘鄂公路走，那曉得這一着也早被我料中，前兩年我就時常率領各級軍官，把平江到通城這一路上的山水形勢，摸得透熟，於是我們大獻身手，不斷襲擊日軍，正面、側面、迂迴、追擊，殺得敵人心摧膽裂，幾無還手之力。

中央授我陸軍上將

我的第二個兒子楊漢烈，這一年剛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，畢業之前，他寫信給我，請我指示他的出路，我到他到軍中效力，同時我叮嚀他說，在他同學之中，倘有素質很好，而且跟他合得來的，不妨儘量邀請他們到湖北前線。九月初，他果然帶了二三十位同學到了，我很高興派漢烈在我的警衛營當排長，其餘的同學，也都派了排長的職務，但是因為緊接着就在作戰，隊伍編組不及，漢烈帶了這二三十位年青力壯的新銳，在我身邊擔任警衛，形成了一支很特殊的隊伍。

十月一日，我親率第二十軍，追擊敵軍到麻華咀，五日，強渡汨羅江，九日將渡新牆河的時候，前隊的攻勢受挫，因為在新牆河岸，敵人原先留有一支砲兵，這時為了掩護他們殘軍的撤退，拚了命似的，排砲像暴雨一般的轟過來。

乘勝追擊，殺敵無算，正在打得得心應手，忽然碰到這一個頓挫，無疑兜頭潑了一盆冷水，弟兄們深感不耐，有人想直衝過去，先將這支砲

兵消滅，但是日本砲兵相當厲害，一般部隊，要能在他們面前硬挺幾個小時，都要算是很不容易的了。

我在後面接到報告，匆匆的帶了楊漢烈那一小隊，趕到前方去探察情形，以便應付，當我看過了敵方砲兵陣地的情勢，回到掩體，正和前敵指揮官計議的時候，我沒有注意到，漢烈和他那一小隊人，並沒有跟着我們回來。

移時天搖地動，前線爆出歡呼與吼叫，大軍衝刺，勢如萬馬奔騰，我們正在愕然，一位傳令兵，跑得氣急敗壞，直奔到我面前敬個禮，氣喘咻咻，却還在文縷縷的說：

「報——報告總司令，少君把——把敵人的砲拖過來了！這時候，前——前面的隊伍都在打衝鋒！」

我一聽，認為這是不可能的，當時沉下臉來說：

「那有這樣的事情？」

「真——真的！」傳令兵急了：「總司令不相信，請你親自去看！」

帶着前敵指揮官，我步出掩體，用望遠鏡一望，真的，新牆河前已無敵蹤，我部一個大衝鋒，進抵新牆河邊，此刻，正在亂閃閃的忙着渡河。

晚間，漢烈帶他那個「特別支隊」回來了，這些孩子，簡直初生之犢不怕虎，他們利用地形，摸到敵人砲兵陣地右方，撲向一門安放在最右邊的砲，二三十個人一湧而上，砍翻了幾名日本砲兵，拖轉砲身，裝上砲彈就往原陣地轟，日本

砲兵一輩子沒見過這種打法，發聲喊：棄砲而逃。這邊我軍的前隊，歡聲雷動，拔步猛衝，順利攻克了這一處陣地，至此，障礙全除。

越過新牆河，二十軍長驅直入，一路打到湘鄂邊界的羊樓司和臨岳。

由於戰略運用的成功，以及我軍全體將士用命第二次長沙大捷，捷報傳播中外，阿南惟嚴率領的十二萬皇軍，幾乎全軍覆沒。國軍部隊，越打越強，於焉獲得了有力的證明。

這一仗日本人棄甲亡師，只顧逃出生命，軍器輜重，沿途散棄。所以我們獲得的戰利品堆積如山，單是馬匹就可以編成一隊。捷報傳出，國內國外又是一番熱烈慶祝，大本營論功行賞，中央特授我陸軍上將。

于斌勞軍騎東洋馬

這一年，正值我甲子初度，六十整歲，雖然當我三十八歲，出任四川督軍兼省長，北政府曹錕就曾授我為森武將軍。但是，這一次當上將，是中央明令，而且是我率部抵禦外侮，保衛國土，屢經血戰而得來。

二十五年後，我在臺灣，擔任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，暇時埋頭寫我的回憶錄。某日在一次餐敘中，遇見于斌樞機主教，他看見我，非常高興，我們暢談往事，他忽然跟我說：

「你記得我在你總司令部騎馬的事嗎？那，一回騎日本馬在你的日本馬隊之前按辮徐行，可真痛快！」

他說的是二次長沙大捷以後，他被推選為全

國慰勞團團長，到最前線來勞軍，我們為了表示歡迎，將俘獲而來的，一百多匹日本高頭大馬，組成很精壯的一支騎兵隊。我部騎兵，身上穿的是整齊漂亮的黃呢軍服，軍服和他們的武器配備，無一不是廣自皇軍的戰利品，甚至隨隊照料馬匹的一位獸醫，也是俘虜來的東洋人。——這位東洋獸醫因為我知馬，愛馬居然視我為好朋友，經常和我研究討論有關馬匹的事情。

那一天，由於于樞機主教也很愛馬，尤其精於騎術，他說我安排的「日本騎兵隊」歡迎實在是個好節目。我聽後便請他騎一匹高頭大馬在我的歡迎馬隊之前行進，直到招待所為止，而我自己也認為那一日之聚是十分快樂的，想不到于總主教在二十多年後，仍還念念不忘那一幕。

經過兩次長沙會戰，全國的野戰部隊，差不多都調到湖南來了，當時，我以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，兼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中央調撥歸我指揮的部隊，多達七個軍和一個暫五十四師，他們的番號如下：

- 第二十軍：軍長楊漢域，轄一三三師、一三四師，和新二十師。
- 第四軍：（第四挺進總隊）軍長張德能，轄五十九師、九十師、一〇二師。
- 暫二軍：軍長沈發藻，轄暫七師暫八師。
- 第十軍：軍長方先覺，轄第三師、一九〇師，暫編第十師。
- 第三十七軍軍：軍長羅奇轄第六十師，第九十五師，第一四〇師。
- 第四十四軍：軍長王澤濬，轄一五〇師、一

六一師、一六二師。

第九十九軍：軍長梁漢明 轄第九十二師、

九十九師、一九六師。

暫編第五十四師。

砲兵第三旅。

工兵第五團、第十四團。

通信兵第一團。

經過第一和第二兩次長沙大捷，中央對於我防區裏的民衆組訓，居然能發揮極大的力量，深切表示注意。軍政部派了一支電影隊來，請我部官兵，和當地民衆統統上銀幕，把我們怎樣組織民衆，訓練民衆，軍隊怎樣疏散，後勤怎樣輸送，還有什麼刺探敵情，民衆作戰，以及怎樣誘敵深入，怎樣殺敵致果，真人實景，攝入鏡頭，拍了一部紀錄長片。

這部長片曾經分製許多拷貝，送到各戰區，各部隊去放映，供大家參考，中央的意旨，是希望各戰區都能吸收我的經驗，普遍實施民衆組訓。後來有一次我回重慶，軍政部還特地把這部長片放映給我。

我那一套事前多瞭解地形，熟悉環境，經常舉行實地演習的辦法，經過正式運用，獲得成功，也由各地友軍紛紛仿效。一時間參謀長、軍、師長上前線看地形蔚成風習。與此同時，研究戰略部署、掌握戰地交通，官兵改裝易服，禪讓糧食入洞，我的那些打法，也在各部友軍中相當風行。

我對於部隊的要求，漸漸的開始注重迅速，保密，與夜行軍，這都是從無數次戰役中實地體

會出來的，我們不時演習緊急集合、解散、使士兵在平常都能够隨時提高警覺，保持動作迅速靈敏。我又看到戰地救護工作，一定要用年青力壯的士兵昇抬傷患，我覺得這樣未免浪費戰鬥力量，但是前線傷兵却不能不往後方送，因此我想了一個辦法：訓練民衆擔任此一任務。同時我更試驗就在民家設立緊急救傷所、包紮站，這些試驗其後證明都很有成效。到了後來，前方老百姓跟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了，打仗時，他們自動爲我們輸送彈藥糧食，甚至有些部隊乾脆分散開來，就在老百姓的家裏搭伙，免得大鍋灶跟着部隊跑，引起敵人的注意。

三次大捷長沙失陷

當時，前方軍事改由軍政部節制指揮，軍政部曾經明令規定，全國各部隊在對敵作戰時，應該一律採取誘敵深入方式，以爭取最大的戰果，消耗敵人的戰力。同時指示在敵後實施游擊戰術，軍政部許多參謀人員，研究出許多游擊戰術，印成書籍，分發各部隊一體遵辦。

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下旬，第三次長沙大會戰爆發，這一回他們痛定思痛，檢討研究，也改變了戰略。他們不再讓我那麼輕鬆容易的埋伏起來了，日本人的主力仍歸沿粵漢路南下，但却派了另一路兵，以優勢兵力進迫平江，步步逼近我的司令部，他們的企圖非常明顯，一望而知，是要澈底解決我這一支和長沙守軍成爲犄角的大部隊，否則的話，他們不是又會重蹈兩次慘敗的覆轍嗎？

三次長沙會戰，和第二次長沙大捷，相距不到兩個月，敵人何以要這樣急急用兵？那是因爲他們已經採取兩進戰略，在太平洋上燃起了烽火。十二月初八日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美國對日宣戰。十二月中旬，日軍向香港、南洋，分別發動攻擊，所以，日軍三次進犯長沙，顯然是爲了亟於打通粵漢線，使大陸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結爲一體，便於兵員、物資和輜重的輸送，同時，他們當然也是深恐我方轉移兵力，支援廣九。

因此，他們又動員了十二萬人的兵力，一面犯撲平江，一面在岳陽附近，採取正面突破戰術，企圖以最快的速度，佔領長沙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基督徒在慶祝聖誕夜，長沙正面之敵，沿粵漢鐵路，強度新牆河，我軍在二十六日奉令將主力向東南方的關王廟轉移，進而向西，側擊長江正面南下的大隊敵軍。

二十七日，我深恐兵力分散，平江方面有失，電令第五十八軍，在楊林街一帶協助我軍側擊行動，以使我從容部署北來強敵進犯平江的防務。

我正在準備應付當面來攻之敵，薛司令官下令，叫我率領所部的兩個軍，分守自長沙到南昌一線。並且指揮民衆抗敵，其餘部隊，分別撤退到廣東和廣西。

我接到這個命令，非常傷腦筋，薛長官恐怕還不知道，專門跑來解決我的敵軍已經打到了我大門口，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迎敵？如果遵照他的訓令，我豈不變成見敵之來，聞風而逃了嗎？而且大部隊在敵軍進迫之下分散撤走，最犯

兵家大忌。因為敵方正好各別加以擊破，果然如此，那麼我的失敗要比前兩次的日本人更慘。

於是我召開緊急軍事會議，部下不約而同的說：敵人是來攻長沙，為什麼我們這支最有力量的守軍，反而往南昌那邊開拔？兩個軍的兵力並不算多？防線拉開兵力自然分散，這樣反主為客，不好好給敵人毫不費力的一段段吃掉？至於說其餘部隊撤往廣東廣西，他們問我，軍令部會不會下這樣的總撤退令？

搞得我左右為難，不知怎麼是好？這時，敵人越打越近了，遲疑不決，不是辦法，情況緊急中，我只好「姑從眾」，但是也兼顧了薛長官的命令，我把防線縮短到長沙和湘贛邊界的地區，九嶷山脈那一大片窮鄉僻壤，過去只有共產黨和土匪在那裏流竄的地方，我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照顧不了。

正面來攻的敵軍，使更大更重的坦克開路，一輛坦克的火力，幾乎等於一座砲臺，他們的砲，從點打成線，從線打到面，砲彈穴密密麻麻，遠遠望去，就像在稻田裏插秧，這種旺盛的火力，靠我們用輕武器抵抗也是枉然。我下令暫避他們的凶鋒，權且往後撤退。我們退一步，敵人就逼近一步，看樣子這次我們凶多吉少，因為敵人彷彿早已下定一舉殲滅我們的決心，不管他們自己將會付出何種代價。

正被敵人強大的火力壓迫得走頭無路，誠所謂「吉人自有天相」，奇迹忽然出現，日本人忽然後撤了。我正納悶，電信傳來消息，敵軍主力已經攻陷長沙。

五路大軍迎頭痛擊

他們的主力進駐長沙以後，因為自三次會戰

開始，一直找不到我軍的主力，這麼輕易簡單的就把長沙佔了，回想前兩次大敗的慘痛教訓，日本人反而疑神疑鬼起來，就怕我們又有什麼錦囊妙計，心裏一駭怕，於是就將各線軍隊集中起來，緊緊的擠在一起，守住長沙那一座空城。

游擊戰術的第一要領是敵進我退，敵退我進，那就跟跳交際舞一樣，說穿了沒有什麼稀奇。正面之敵退守長沙，我們窮追猛趕的一路追過去。

軍政部通令全國採用我的打法，薛長官給我的訓令中，也曾派我主持指揮民衆抗敵，這一下又到了我獻身手的時候，前後一個多月，在敵軍盤踞長沙時期，我都配合廣大的民衆，實施游擊戰術。拆電線，劫糧食，擊東擊西，搞得日本人一夕數驚，疲于奔命，我們見人殺人，見軍鴿截軍鴿，見軍犬捕軍犬，見騎兵先殺人後奪馬。有一次，敵軍一團開到一處村莊，看見炊煙不起，家家上鎖，以為是一座空村，却又不敢住在村裏，乃在野外搭帳篷露宿。那曉得我軍就埋伏在那一幢幢鎖鎖好的空屋之內，到了夜深，悄悄出來，殺進敵營，左衝右突，如入人無之境，敵人那一團幾乎被我全部消滅。經過這一次教訓，他們宿營的時候，一定要大軍集中，鐵騎拱衛，漸漸的，小部隊都不敢輕易出動了。

我用疑兵加重敵軍的疑懼，他們深知這樣佔住長沙，永遠只有挨打的份，或大或小，我們天天都在損耗他們的軍力，同時，他們也許是怕再在長沙住下去，快要把他們人人整成神經分裂了。鷄肋鷄肋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，長期陷身泥淖不是道路，因此，敵軍指揮官決心放棄長沙這座空城，結束他們掌握長沙的美夢，毅然決然的

全軍退却。

攔路截擊退兵，是我的拿手好戲，而他們也曉得我在這方面的厲害，因此採取步步後撤，徐圖移師的方法，非常小心謹慎，就這樣，他們照舊吃了我不少的明槍暗箭。

這一次撤退，前後歷時，兩個星期，早先，我和薛長官有過密約，敵人一進長沙，雙方無線電立即停止連絡，雙方信息，改由諜報人員傳遞，敵人退走，我便立即恢復無線電通訊，拍電報去報告他。

我迅即打電報到衡陽以南的耒陽，報告我部游擊戰術奏效，敵軍已經退出長沙。（待續）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特

價貳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

，姓名附郵票貳拾元寄中外

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

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參元）